

詩書
雜著
附錄

喚醒堂逸稿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喚醒堂逸稿目錄

卷之一

詩

對月

雪月

一姪與金內翰坡汎舟遊泥淵溯向松齋
病夫聞來不勝感喜以詩送之

忠孝吟

贈崔松亭

善吟



憶松堂朴先生

懷真樂堂金先生

余晚得張德晦遂作師友一日德晦訪我

盧耀仲張仲順繼至留宿論古

謝高柱谷屢顧

謝崔松亭送曆

賀吉士可登第還鄉

遊俗離山

移菊

病中偶吟

崔松亭時爲我旨余以爲榮寵已極退老

江湖豈非知足耶以拙律諷之

余性愛竹請李上舍季獻寫雪竹于牕間

悼後凋堂金彥遇文

贈盧上舍耀仲留話蓮堂

余讀宋史至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傳不

覺掩卷流涕因吟短律以慰忠魂

示弟姪

退陶先生小祥演以病未叅會哭以一律

寓小子傷慟之懷

書

寄示子成一

兼示姪遂一

卷之二

雜著

先考龍巖先生師友淵源錄

師友記聞錄

龍巖耕隱丹溪三先生事蹟

卷之三

附錄

墓誌

墓碣銘 并序

題喚醒堂仲父古詩謄卷後

祭文

輓詞

喚醒堂逸稿目錄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喚醒堂逸稿卷之一

詩

對月

明月照高樓
豪思益九州
偏邦生且晚
難得繼
伊周

雪月

白色添新潔
書牕照益明
澹然神境靜
天地一般清

一姪與金內翰
埃汎舟遊泥淵
溯向松齋
病夫聞來不勝
感喜以詩送之

二子汎舟遊清江薄暮秋遺風百世在賴此仰
前修

月白千山夜江含萬里秋同人金石志魂夢一
孤舟

滯病空山裏愆君江上期涼秋十分好莫歎歸
家遲

忠孝吟

平生忠孝志頭上雪霜新耿耿丹心切頽然林
下人

贈崔松亭名應龍
字見叔

崔松亭以承旨上京演請條民瘼細達
天聰此近臣之任也不徒肉食也已
前輩盡逝只餘明公故每寓惓惓之衷
聖主求言日賢臣納約時丹心憂瑣尾素節濟
化離北闕條民瘼南州惠俗熙今騰擔負重臨
事莫顛萎

一善吟

嶺南從古侔諸夏一善其中擬魯鄒脉派粹然
金井潔淳風千載共天流

圃隱鄭先生傳于吾鄉治隱吉先生治

隱傳于吾鄉司藝金先生司藝傳于家
庭佔畢齋先生佔畢齋又傳于寒暄堂
金先生寒暄堂傳于吾鄉新堂鄭先生
新堂傳于吾鄉松堂朴先生松堂傳于
先君子及真樂諸先生脉派粹然

憶松堂朴先生

諱英字實

天生大德海東濬門下賢朋講道新華嶽百年
餘韻在聞風私淑幾千人

懷真樂堂金先生

諱就成字成之

先生歿後屋塘廢明月依依照水寒憶著前賢

講道處離荒草餘勝看

余晚得張德晦

號光號

遂作師友一日德

晦訪我盧懼仲

號標亭

張仲順

號元號繼

至雷宿論古

如玉三賢叩我扉蘭香襲龍薜蘿衣箇中講究
知何事儘是平生所得所歸

謝高杜谷

號嘯字屢顧

蓮亭獨睡掩荆扉病懶兼攻學力微金石同人
頻到問埋塵一室更生輝

謝崔松亭送曆

遠別賢兄抱病居蓮堂時讀古人書慙慙送曆
忘形處使警山翁自晏餘

賀吉士可齋號登第還鄉

吉人榮貴樂何如事道君家積善餘忠義百年
遺韻在勉將風節續前聞

遊俗離山

己未初夏金文菴文宇出宰商山奉

邀先君子遊賞俗離山乃先君夙願也

演陪往賞之萬壑爭流樹石幽香青嵐
染衣丹霞濕巾從遊父師之後神襟蕭

爽古人所謂仁智之樂於吾身親見之
矣

紅綠陰濃萬樹香青川白石洗塵腸親承仁智
從遊後信是今行俗離行

移菊

惺惺不寐喚醒軒牕外移栽菊數根清趣與同
風雪立幽中閑味向誰言

病中偶吟

東牕陽盡夕暉冷沉病中蘓杜宇聲倚枕更看
秋月白天涯一鴈又孤鳴

崔松亭時爲承旨余以爲榮寵已極退老
江湖豈非知足耶以拙律諷之

行藏又速自隨時書錦還鄉古有之桃李蒲園
紅綠發却嫌歸客來遲遲

余性愛竹請李上舍季獻瑀號寫雪竹于
牕間

倚巖雙骨欲裁簫荷芥遙望雪未消負雪多年
心傻怪就看神手畫生綃

悼後凋堂金彥遇富弼夫

歎息吾賢百世師那知今日九原悲真源端的

誰傳則白首窮山涕濕頤

贈廬上舍懼仲雷話蓮堂

雍容剛直到佳辰先語相論志同人自昔諸賢
講道處淹留數日養精神

余讀宋史至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傳不
覺掩卷流涕因吟短律以慰忠魂

君王早用陸張天宗社危公可保全想憶崖山
誓死日無端雙淚倒如泉

示弟姪

此屋連牆似古風怡怡湛樂一堂中願將遺訓

銘心骨篤學先人進德功

退陶先生小祥演以病未叅會哭以一律
寓小子傷慟之懷

賢哲委顛至期年羣英會泣撫靈筵溪聲寂寞
愁烟鎖月色淒涼暗恨纏入室何緣聞大道升
堂未許得心傳茫茫長夜吾何托回首斯文殆
自漣

書

寄示子成一

汝年長宜自知力學豈可自此兒曹虛送光陰

古人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吾事然矣汝
深戒之

山居保養何如憇憇靜中所養非前日伎倆則
病父之慰不可言也而與前日在家時無異則
病父之所不願聞也須掃棄百慮窮揆玩索使
道理浹洽可也

汝性甚昏惰志慮頹弱非誠則不成非敬則難
立須以誠敬自持一動一靜毋忘父念
古人有死讀活讀徒誦章句不使身心管攝則
口耳之讀爲學何益

清晨盥櫛高拱危坐靜究天理動驗人事則日用之間必有游刃恢恢地矣
汝近日心放已久須以敬自持然後身心復有歸宿處矣

潛心以居對越上帝此靜時涵養工夫學者先須理會得敬敬則自知此矣

汝病在忿懣上痛自禁抑不使病根畱著心胃然後志氣開平到得快樂處

兼示姪遂一

余侍先君子觀其一生用力處則左圖右書仰

而思之俯而讀之無一念一刻不在於學故發之於日用者無非此理之昭著也念汝輩以慵懶之性又無自強之力泛泛悠悠無一事可觀則一生頑冥其可免乎須苦心刻勵一向問學不爲門庭之羞可也
言者吉凶之所繫禍福之樞機慎勿輕躁浮誕以辱其親可也古人云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此互浚戒之

余近日點檢自家身心按伏得病痛來皆欠却格致工夫也凡人雖有良質不能講究事物之

理則心之光明有所昏蔽未知誠爲善如好好色誠惡惡如惡惡臭汎乎若不繫之舟中流波蕩無所依泊豈不惻然汝曹勿以余言爲老耄而從事於一部大學之書則幸甚

余早多疾病中年叅患雖生長父兄之下少無可觀之事而惟好善一念則老而不衰也

取與一大節學者不可不慎所繫至大余平生一念未嘗不在於此 嘉靖間天使魏時亮奉勅我朝無筆請一柄持入義州還付本朝此雖小事所繫至大

學者病痛在於恥惡衣惡食子路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見得道理重而於外物上輕也人之長短政令得失官負善否慎勿掛於口以取禍也處朋友中勿浮言戲笑一以溫恭誠信爲事

古人之學所以長進者非徒自家做著實地亦有師友之賢能輔吾仁然後發軔正路尋向上去今則師道廢墜士失依歸父兄之所以爲訓者皆是讀書城南之類子弟之所以爲期者亦是暮年千里之行其何以能得寧靜境界以保

我本然光明之體乎宜乎鄉無醇熙之俗世乏
莊敬之士也汝曹切勿徑造捷徑一依朱夫子
爲學次第之指南使根基有所定固志慮有所
開濶逐物理會隨事省察不助不忘接續光明
則幾乎進古人之門庭矣

喚醒堂逸稿卷之一

喚醒堂逸稿卷之二

雜著

先考龍巖先生師友淵源錄

冶隱吉先生諱再字再父海平人也至正十三年癸巳生于鳳溪外家癸亥中司馬丙寅登文科爲門下注書庚午知國之將亾以母老棄官歸養因卜築金烏山下自號冶隱教授子弟童丕雲集分爲兩齋以閔閔後裔爲上齋以鄉曲賤族爲下齋課其勤惰受業者日以百數其教自灑掃應對以至蹈舞歌詠不

使之躡等年六十七而卒

謹按吉先生受學於圃隱鄭先生志操高
潔學問醇正知麗運將訖棄官歸鄉 國
初屢召不起因以終身

又按龍巖金先生諱澍以高麗禮儀判書
奉使 天朝還到鴨綠江聞麗朝革命愕
然失色遂脫所著朝服帶靴以付于家曰
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吾何忍甘
心臣妾以辱舊主乎我知夫人有娠若生
男則以陽燧爲名遺戒子孫勿用墓碣誌

文使世人不知有我也遂脫身獨去入中
原不返子陽燧等因以所送衣帶合葬夫
人墓以寓追慕之情

愚竊觀圃隱治隱龍巖三先生忠義大
節或死或去或隱同出於至誠惻怛之
衷則夫子所謂殷有三仁者吾於三先
生見之矣

司藝金先生諱叔滋字子培居于府西迎鳳里
太宗甲午中司馬 世宗己亥登第官至
司藝性至孝篤志爲學受業於治隱吉先生

從事經傳求濂洛考亭之學上溯孔孟之源
又聞尹別洞祥明易徒步往受業焉窮揆易
理天資耿介不能隨俗俯仰故爵位不大顯
於時率不得有所施設莅職居家以繩律自
持皆可矜式晚年卜築於凝川西村放情丘
壑採山釣水惟意所如自號江湖散人鄉里
欽其風致佔畢齋先生得其庭訓以啓寒暄
一蠹之學 光廟丙子先生卒享年六十八
佔畢齋金先生諱宗直字季昱考諱叔滋生于
府西迎鳳里第先生之學得之於家庭 曾

山癸酉中進士 光廟己卯登第學問精濳
文章高古誨人不倦前後名士多出其門稱
爲佔畢齋先生 成廟朝官至刑曹判書卒
諡文簡公寒暄金先生宏弼一蠹鄭先生汝
昌金濯纓駟孫皆受學於先生之門燕山戊
午先生以史禍剖棺斬屍門徒三十人俱被
禍

寒暄堂金先生諱宏弼字大鯨玄風人中庚子
生負累薦爲刑曹佐郎嘗從佔畢齋金先生
受業佔畢齋先生授以小學曰苟志於學宜

從此始光風霽月都在此中先生服膺弗怠
手不釋卷乃作讀小學詩有小學書中悟昨
非之句府南仇彌里有宅田臧獲往來遺躅
燕山戊午以佔畢齋門徒被禍後學稱爲寒
暄堂先生

新堂鄭先生諱鵬字雲程考諱鐵堅世居府西
新堂浦後學因稱之曰新堂先生成化三年
丁亥先生生于新堂浦里第幼有異質氣量
宏偉受業於寒暄堂金先生奮志爲學知行
已大方又遊京洛與南秋江孝溫爲友拓落

不羈無意舉業叔父叅判公錫堅強令赴科
中丙午進士又登壬子文科補槐院八翰苑
選玉堂拜修撰校理遷諫院燕山甲子士禍
大起先生以校理技竄盜德靖國後復叙
爲校理赴朝中途辭疾還鄉累召不起後特
降傳旨有莘野耕叟東海釣翁懷道抱德
混跡漁樵之論恩命縉綬儕輩勸就黽勉
赴闕謝恩而終無久留之意成希顏申用
漑等薦青松府使赴任臥治成相希顏通書
索栢子清蜜先生答書曰栢在高岑山頂上

蜜在民間蜂筒中爲太守者何由得之希顏
愧謝先生有知人之鑑先見之智不樂仕宦
退居田里嘗作案上圖糊諸座右以爲顧諟
○朴松堂棄官歸家折節讀書往來質疑於
先生先生授之以大學松堂潛心體認積累
精熟杜門不出者數年一日朴耕來見先生
先生曰前日見朴其爲人豪邁武士也近見
讀書攻苦盍往討論乎遂共轡而往松堂方
在彌鳳寺讀書聞先生至馳來陪話于松齋
先生舉手指冷山曰彼山外何如松堂曰外

面只是前面彼此一耳先生笑曰乃今知子
讀書之功也因留宿數月講究不怠正德壬
申以青松府使卒于官

松堂朴先生諱英字子實考諱壽宗世居本府
省谷尾鳳山下成化辛卯先生生于京第世
代將種幼習弓馬豪邁不羣武藝絕倫而志
操異凡器局洪大考壽宗心異之命名曰英
字以子實五歲考叅判公歿七歲妣貞夫人
李氏歿是讓寧大君提之女也十歲祖母歿
十二歲祖父安東府使哲孫歿先生居廬壬

子中武科除司僕調宣傳官甲寅入直闕內
中夜不寐噓唏流淚曰馳馬試劍一勇夫事
耳人而不學何以爲君子遂決意棄歸未幾
成廟上昇先生知燕山政亂以病辭職挈
家歸鄉卜築洛水之濱太祖山麓扁曰松堂
自此盡棄前業一意讀書受大學於新堂鄭
先生沉潛講究遂通大義充養自得十有餘
年靖國後朝廷肅清羣賢相繼入仕先生
猶無宦達之意已巳除宣傳官謝恩還家
明年庚午有倭變先生以助防將赴昌原是

年冬罷防還明年辛未又除宣傳官不赴甲
戌除黃澗縣監赴任三年一境大治丙子夏
特拜江界府使戊寅以政最陞授義州牧
使未至拜承政院同副承旨承召詣闕再
轉爲左副已卯春拜兵曹叅判是時趙靜菴
諸賢滿朝人皆拭目望治而先生目見可憂
之機謝病歸鄉夏五月除聖節使不得已
赴京時諸賢已被禍十二月還朝復命後
憲府駁降一資除僉知中樞府事庚辰除金
海府使辛巳秋盡收職帖還家十一月拿致

京師卽爲質放壬午春肩輿還鄉丁酉還受
職帖已亥除慶尚道左兵使庚子三月二十
一日卒于內廂後學稱爲松堂先生

靜菴趙先生諱光祖字孝直漢陽人也生於成
化壬寅早從寒暄堂金先生受學出言制行
動稽古訓持敬主靜涵養深厚遭遇 聖明
言聽諫從以堯舜君民自任庶幾復見三代
之治而後進輕銳改絃無漸物情大乖卒罹
北門之禍○己卯之際早燭幾先與權冲齋
撥李陰崖籽申文節公錦欲調濟維匡俾無

債事而諸公不聽以及於禍

晦齋李先生諱彥迪字復古慶州人也生於弘
治辛亥英悟幽人天資近道講明體履本之
身心行之家邦退溪先生稱其學問爲東方
第一○乙巳與權冲齋撥同爲左右贊成丁
未同竄關西以卒

退溪李先生諱滉字景浩禮安人也生於弘治
辛酉學問一以程朱爲準敬義夾持知行並
進集羣賢之大成號稱東方考亭○與先君
子晚爲道契凡有疑難徃復商確書疏問答

多所辨析

真樂堂金先生諱就成字成之考諱匡佐生于弘治壬子居府南坪城里天資英悟早知爲學與先君子髫年妙契志同道合棄舉業不求聞達一以明聖學闢異端爲己任與先君子同師松堂先生自號西山堂名曰真樂○先生之學以主敬爲先平生未嘗有疾言遽色凝神靜慮望若天仙及至誨人諄諄不倦未見有情慢之氣治家整然有法兄弟共處一堂敬愛交至踵其門庭者莫不敬歎焉先

生有弟五人曰就器沉毅有雅度曰就研就鍊有文翰曰就文清德雅望動于一世曰就彬習禮制皆先生啓鑰之方也先生無子只有一女以就器子節爲後節承先生訓誨學行甚高氣像清峻能述義方不幸早歿無後女適李遵慶先生卒于嘉靖庚戌享年五十九○先生嘗以一律題先君所構明鏡堂曰見前有見能真見安後無安始得安明鏡去了河海闊風恬波靜欲言難

龜巖李先生諱楨字剛而泗川人也生于正德

明宗朝登甲科爲大司諫東京尹少
受業於宋圭菴卒聞大道於陶山作宰我府
拜先君子於門下直以師道推之書疏問答
無日不至卒于隆慶辛未

訥齋朴先生諱祥字昌世天性嫉惡簡伉寡合
以此不容於朝累至顛躓能文章尤長於詩
○先君子手記云朴公祥乃先君子司馬同
榜以文章氣槩爲世所推器局清峻被其承
接者罕獨於先君意氣懸合作物外神交愛
先君文辭淳淡多有古氣其宰潭陽臨陂時

延致款遇酬唱詩什多至數百篇積成卷
其後爲尚州牧某進謁公謂余曰予赴此州
專爲爾父公會也何其不幸如是歎悼不已
朴舍人諱紹字彥甫生于弘治癸丑爲志好古
受業于松堂朴先生與先君子同門友忤金
安老以司諫廢歸陝川別業號冶川

宋在村諱純字遂初與先君子同癸丑生作宰
一善時道交最密後官至四宰

宋卮溪諱希奎字天章考諱邦賢生于弘治甲
寅居星州娶本府金匡佐之女寓于府南坪

城與真樂堂先生遂爲一家之人天資穎悟
性又剛直與晦齋李先生及先君子道義相
密爲物外神交正德癸酉中司馬已卯登文
科歷職戶禮正卽出爲興海玄風尚州金海
四邑入爲掌令執義乙巳與獻納白仁傑直
論內降密旨之非又斥尹元衡之奸遂遞職
遷成均司藝丙午擢重試第二名陞通政出
俸大立府丁未追論執義時事嘗居高山居五
載放還星山優遊田里詩酒自娛白號卮溪
敬翁戊午卒于第享年六十五

金應教諱振宗字孝善考諱浦獻納成慶之孫
籠巖先生五代孫世居于府東新谷資稟秀
異學問精醇乙酉中生負戊午登文科累遷
工禮兵曹正卽歷正言持平執義文學舍人
應教乙巳忤權奸謫淳昌郡十二年而卒○
公不樂仕宦謀築於洛江之北鷄巖之頭構
一小堂號新齋欲休官終老於其中有志未
就而卒

金久菴諱就文字文之直樂先生之弟也生於
己巳丁酉登文科天性秀異臨事明敏好喜

嫉惡掩過揚義平生一念不在於勢利操守
端正孤介特立視權貴若將况焉 仁廟即
祚問人君諒闇之義而時議皆曰古禮不可
行於今也公以江原都事特奏三年之喪無
貴賤一也 仁廟及復獎歎將至大用不幸
賓天無意仕宦後見忤當途累屈於外歷
任州郡俱有清白操 宣廟初為司成司諫
舍人執義承旨戊辰拜江原道觀察使己巳
還入為承旨俄拜大司諫庚午卒于京享年
六十二○先君子嘗謂公曰文之比如清流

激湍少靜時須以父靜為號以自警焉公改
容起謝曰其雖不敏敢不佩服遂以父蒼為
號

崔松亭諱應龍字見叔都承旨水智之孫也勤
學能文器局凝重裁處有裕嘉靖丁酉生進
俱中丙午登文科壯元屢典大州三為方伯
皆有治績人稱將相之才自少從遊先君門
下官至刑曹叅判庚辰以漢城右尹奉于京
李孝子諱薰字子馨考諱元守居海平縣秩谷
里公少學書不成去事弓馬試為內禁衛以

事遞歸鄉里謹於持身臨事不苟孝誠尤異
於人事親奉祭務盡誠意六年居廬親執供
奠祠堂晨省之禮至老不廢與先君子為莫
逆之交生于成化癸卯卒于嘉靖庚子享年
五十八鄉人感其至孝聞于朝 命賜賞布
旌門則未蒙 允鄉人莫不感惜

裴著作諱淑綺字練而志操雅潔踐履篤實居
府南鳳溪里釣魚養親讀書應舉中司馬登
文科官至弘文著作早卒

吉上舍諱勉之字希中治隱先生四代孫也忠

厚寬綽有長者風中庚子司馬治家有法有
子六人曰謙文科曰讚生員曰諄曰諭曰詠
曰諤文科

廬上舍諱守誠字敬夫篤志為學剛正自守自
少時從遊先君之門中庚子進士有子六人
曰景俊景仁景似景健景倫景任皆教以義
方

康上舍諱景善字元卿府使顯之子判校仲琮
之孫也天性孝友制行甚高與弟維善篤於
為己之學早年中司馬已酉遭家禍感傷時

事酣酒優遊不為崖異之行自號克齋舟川
疾惡太過公篤厚實言兄弟自少從遊先君
門下先君嘗稱曰元卿識見通達制行甚嚴
名教中好男子也

康上舍諱維善字元叔景善之弟也幼而才氣
超越字量沉毅作止語默自合規度十八中
司馬乙巳仁廟登極朝野拭目以為至治
可期公在泮宮與諸儒抗疏請追雪已卯諸
賢趙光祖金淨奇遵金湜等之冤賜祭贈
爵又正南來沈貞李沆茹賢罔上之罪以明

士趨避凡三上言公筆也
論仁廟癸亥禮上疏極論
經已卯之禍權奸在朝人皆以禮學為戒惟
公兄弟不避譏議旋厲風節論議切直媚嫉
者衆已酉李洪胤之變被誣受訊死于杖下
享年三十自號舟川

崔上舍諱海字太涵都承旨水智之曾孫也生
于正德壬辰中己酉司馬奉毅正直真率無
華勤於教誨自少出入先君門下為先君所
重

李牧使諱增榮字積翁德山人也以明廟潛
邸時師傳山補赤羅與先君子為莫逆交
魚府使涿津中武科有清德作宰我府臨民簡
勤愛士好儒與先君子交義最密
任學士諱棧字士防從遊松堂受業與先君子
遂為同門之友

師友記聞錄

松堂先生少時雖出武藝侷儻有豪氣新堂鄭
先生知其有遠大之器而未得啓鑰之方一日
松堂設酌請鄭先生于江澣松堂醉仆于地鄭

先生中夜起而歎息曰武夫一生甚可哀也咄
咄良久松堂惕然驚悟曰小子請聞先生之意
先生曰否松堂起而固請先生曰丈夫生世抱
負極大夢死醉生豈不哀耶松堂再拜曰先生
之意小子已聞其梗槩願畢其說以教之先生
曰古人為學次第豈有他耶君先看小學且讀
大學使根基有所牢固然後為學庶不差矣松
堂曰其雖不敏敢不佩服松堂自此謝絕外事
專意問學一以斯文自任○松堂先生瞑目端
坐自昏達朝身無少倚嘗為白鹿洞規解刊行

于世

先君子少時與真樂先生隱居洛陬志向高邁聞松堂講道曰武夫晚學吾何畏焉遂不見已卯以親命強赴司馬試得中還鄉松堂亦不仕還鄉邀見先君於漢江上先君就拜松堂執手怡然曰何相見之晚也談論逾時如坐春風松堂因取片石以書短律曰無中春意柳先知白髮江山不欲欺六載靜聞天默默何年刮目見幾微示先君後還投漢水此先生見幾之吟也是時靜菴諸先生餞別于都門外

先君子自漢上陪松堂來鄉先生曰吾子與成之間名已久第緣俺無分於奉賢尚此遲晚今辱吾子幸莫大焉願此意通于成之使得相見何如先君曰敬聞命矣遂見真樂道松堂之意而反復曰道大德崇渾然冲融為東方理學之宗匠願吾輩執經問難於門墻之下以就弟子之列不勝幸甚真樂不肯曰松堂年高爵崇吾子緣此誤了耶先君曰少年高舉之病正坐此須脫去此病然後做得新功莫如早就師友以質平生也真樂曰子言誠如是則邀松堂于月

波亭上講道無妨先君以此通于松堂松堂命
駕相約時維三月花似錦時三君子會于亭上
各布志願真樂顧先君子曰若非吾子余其虛
死矣遂行師弟之禮松堂曰友之云乎豈云師
乎謙讓又之先君子在漢上與松堂奉話時有
兩學士挾一部大學就質問其姓名則朴彥胄
紹任士防捷也遂爲同門之友先君以書寄士
防曰洛江風月依舊依舊松堂亦足其尾曰洛
江風月長依舊不識故人來不來想像前賢師
友之間相信相愛之情溢於言表

先君子乙巳年間月下步山中庭噓歎發歎時
或流涕曰守藝何其惜死演初未知守藝爲何
如人也晚知金光準

先君子與晦齋先生志同道合每得問答書歎
曰晦菴後豈無人乎

晦齋先生得濂洛關閩之緒當乙巳權奸用事
直道不容遂竄江界而李先君子以詞哭之曰
嗟君生世晚古意遠相追學術承朱子清期到
伯夷擬將忠孝事不負聖明時死返長沙路空
令志士悲其傷悼之意如此

宋鄒溪溫冲淡泊孝友出天與先君子及晦齋先生為莫逆交乙巳見竄先君有哀詞略曰經綸由定性敬睦自循天又曰實踐終無愧清操永不渝晚滯悲懽裏終罹禍福邊其相與之意如此

金新齋氣像峻整風骨凌厲己卯與諸賢遊于大學靜菴先生一見如舊講道不輟乙巳貶沒淳昌先君哭之甚有祭文

許同知伯琦少時見金新齋與趙靜菴講道問於先君曰金某何如人耶觀其論學最精靜菴屢加稱歎矣先君曰此吾友孝善也許公遂與為友

李處士文洪氏稱真樂曰成之氏若在公輔之位則太平可致矣先君嘗曰成之曾襟虛明時多矣

先君子自開寧農野來路上聞仁廟昇遐馳到狐池與宋天章氏相向哭盡哀至於國忌必素食終日先君雖處江湖而一日不忘君如此

真樂先生自八莒來路上見凍寒者忽惻然傷

矜欲解衣與之而馬已前歸家歎曰吾友則能然矣指先君子也

先君子與真樂堂齟年妙契志同道合早棄科業養高林泉出入賓朋皆是一世名流執經問道之士環侍左右者不知其幾百人矣○先君子與真樂先生危坐論道或至夜分或至達曙未有倦色

真樂先生寄先君書云公之胤子灝天資高明見識最精他日我輩之托其不在斯人耶須先讀大學使定根本然後次與論孟以及他書幸

甚

真樂既歿先君子每歎吾道之孤晚聞退陶先生講道遂折簡相邀行到義城阻水而返凡所撰述多所訂正及得問答書必跪誦三復曰吾東方斯文之托在於是

先君月下與子弟從容問答各布志願有一學者請問先生之志先君子微哂不言曰道在是矣

先君少時有挺然獨秀氣像晚來一團和氣自如也

松堂先生常稱先君子曰澤之樂善好義造道精深他日吾道之責非斯人而誰耶

松堂先生常稱真樂曰成之識量高明見道最精觀其一生用力處則誠可謂一世之真儒也父菴於先君子少十七歲先君且與真樂爲忘形友凡書疏問答直以師禮推之父菴謂演曰先生之所難形容處在於夜久論道樂而忘倦時或月夜如晝羣動俱闐微吟散步精彩灑落待語之際不覺精神兩爽越也

崔見叔吉士益盧敬夫康元卿兄弟從遊先君

門下先君愛重之常稱敬夫篤實元卿通達士益忠信底人

先君子常謂見叔曰爾氣宇渾重識量沉靜若充之以學問之功則他日所進其可量乎見叔起再拜曰某雖不敏敢不承教

父菴侍先君子及真樂先生夜滾論道復生好意輒俯伏曰今日此房會可做三代事業矣

先君子稱父菴曰識量明正見道最精儕輩中第一人

先君常謂演曰汝兄如圖成九架屋手生未就

矣

許國善氏早負清望來謁先君子良久俯伏再拜床下曰先生之名但聞林下高士不虛道體粹盎若此也仍畱請學

康上舍元卿氏兄弟志氣凌厲節行甚高一時名流鮮容下風至於先君子則曰先生年高德邵道大業廣吾兄弟沒身師事之至於先君子易簣之日元卿氏撫膺長慟曰吾道無托吾道無托於其葬也以詩哭之曰直歲非辰已如何賢者公從知鄉里惜重見士林傷學術窮河洛

詞源倒肺腸養親兼志口撫下盡慈祥皇天應有報餘慶異時昌又曰早去名塲讀聖經知行兼至學高明林泉自保幽人樂身後應傳處士名其傷慟之意如此

元卿氏居恣不食泡灸曰此物豈合恣人乎金父菴聞先君子捐世哭之慟曰松堂已空眞樂升仙吾道之所賴而不墜者在于此老今又不幸我愆誰責我非誰糾將見長夜漫漫吾徒無依矣於其葬也以詩送之曰矜持修百行嚴厲濟和平高義可敦薄惜哉命未亨

盧敬夫氏自少時從遊先君之門制行恭謹造道篤實先君每獎歎不已與伯氏灝同處一室或至旬餘或至數月論文不輟先君之歿殯歛葬具專掌之無一事有憾焉有哀詞曰冰玉精姿稟得堅曩時治易體乾乾威容日夜無休歇七十年中摠對天

盧國瑞麒亦出入於先君之門持西瓜獻于先君先君置于案右潸然出涕國瑞俯伏未知所由退問演演對曰先祖妣臨終時索此瓜未及進用而歿先君以此植菜圃以充祭用而平生

未接口耳國瑞曰先生至孝聞之已熟而未知至於微物亦如此也歔歔良久

宋企村乙巳遺賢也左遷作宰我府待士以禮愛民以誠一邑如在春風春秋佳節必兩至先君草廬時或奉邀江湖樂以忘歸有一律曰春歌晚罷暮江隈繫柳蘭舟喚更催歸去松關猶不閉早知遊駕夜波迴又詠一律曰方塘開處小牕虛中有閒翁坐閱書遙指聖門歸路直羲皇日月照幽居

魚府使泳津雖出武科有清德作宰我府臨民

簡勤性好儒術下車之初卽訪先君子凡茲弊
瘼一時掃除適值歲荒盡力賑救請方伯分廩
郡縣方伯時方開張大宴聚妓歌舞且命府使
叅宴府使慨然垂涕曰率飢民來此數日尚未
聞命胡然實酒張樂以叅此宴乎方伯有慚色
卽命撤樂公之愛民誠心如此類焉一日請先
君曰晦齋先生聞名已久未得奉謁之便先生
須布此意使得相見何如先君曰諾遂見李先
生以道府使之意先生曰聞魚釣名人也先君
曰觀其臨民處事出於誠心非釣名也况潔已

而進則豈有不相見之理乎先生遂見之
先君子撰述雖多而晚年用功最在於擊蒙紫
陽心學兩編三侯傳景行錄衛生方皆所著也
且有四書行義而未滿已意火之嗚呼惜哉
李公增榮資稟高潔奉身清雅出補赤羅縣與
先君子爲莫逆交春秋一月必兩至先君廬信
宿交話而歸公在縣祭祀時必前期致齊與夫
人親執奠具外隸婢僕不與焉
裴處士鶴乃靈山人也志操卓犖有忠孝大節
與先君子爲執友交道最厚

崔上舍太涵與其弟太源出入先君門下太涵
朴實太源堅貞先君重之

李秀才思溫與演同年生也孝子薰之子也天
性溫恭志操清勵自孩少時受業於先君年至
十五六歲已通經史刻意聖學夜不解帶先君
每獎歎不已日晚得一士年踰弱冠以病卒先
君哭之慟若喪已子焉李君嘗謂余曰上有老
親舉業雖不可廢然三十後則廢舉業構一室
於綠水佳山之境左圖右書樂而忘老不幸早
死

籠巖耕隱丹溪三先生事蹟

籠巖金先生事蹟觀杜淵源錄中

先君欲撰東國名賢錄以籠巖耕隱丹溪事
蹟擬入錄中抵書退溪先生先生答以數公
之事鄙意恐在所商量未可遽然揭出以犯
古人所謂慮患之道也先君有志撰錄而竟
未果至於金先生之事雖無載籍去古未遠
父老或有傳者先生五代孫金應教振宗與
先君子爲道義交嘗以此密語先君子先君
每加景歎惟恐先生節義泯而無傳故演親

聞父師之言載于日記

耕隱李先生諱孟專字伯綏伯純判書審之之
子先世居于星州中移于本府南荆谷里墓在
海平彌石山先生與司藝金先生志同道合為
莫逆交先生早捷文科歷別臺省 光廟受禫
以居昌縣監托青會退臥于網障里年踰九十
而卒先生托旨之意雖一家妻孥莫之知焉至
臨歿時始知之先生平居常誦曰日欲昏昏耳
欲聾見聞無敏與癡同先生托以耳聾目昏久
廢人事至佔畢齋公入謁則閉門心語終日不

厭

河先生諱緯地字天章考諱澹居府迎鳳里後
學稱之曰迎鳳先生以成均生員戊午文科世
元為人沈靜寡言勤學好禮 世宗朝選補集
賢殿與朴彭年成三問諸公昵侍經幄多所裨
正魯山癸酉先生傷時作詩寄答於朴彭年盡
責朝服以前司諫退歸田里及誅金宗瑞 光
廟為首相自上徵以左司諫登道辭疾上書極
陳履霜苞桑之戒乙亥 光廟受禫下教請致
甚懇先生就召拜禮曹叅判恥食祿別貯而不

喚醒堂逸稿卷之二
食及丙子之變與朴彭年成三問李塏柳誠源
武人俞應孚等受烙刑同日死

喚醒堂逸稿卷之二

喚醒堂逸稿卷之三

附錄

墓誌

公諱演字濟仲姓朴氏世籍密城再遷至善山
府海平縣古里谷遠祖高麗都僉議右政丞諱
華曾祖諱孝武妣英陽南氏成均學正諱勝寶
之女祖諱宗元進士妣益城許氏生員諒之女
駕洛君有全之後考諱雲舉進士以孝行旌
閭妣一善金氏處士栢之女高麗忠臣禮儀判
書對五代孫也公生於嘉靖己丑十二月十

三日 萬曆辛卯五月十九日卒于正寢享年六十三公天性簡直制行慎嚴少事弓藝勇撤發憤經傳諸書搜閱案上樂而忘疲又書先考龍巖先生所撰擊蒙編紫陽心學至論三侯傳景行錄衛生方等書未嘗釋于手處事精密細微必勤接物見誠留次樂易聞一善不啻已出見一惡面斥不留從遊莫不愛且敬雖無官守及聞災異憂形言色平居夙夜衣帶必飭治家嚴而恩祭祀謹以誠居喪哀而盡禮恤窮患而如恐不及聞人之喪行素有差一遵庭訓至於

醫技探討劑灸活人者多矣父菴金就文松亭崔應龍諸公亦皆推祚晚年闢一室為藏修扁額喚醒古昔格言書左右壁為顧諟地與子姪討論靜養卅餘年常責子姪曰學者必以生腰坐為先欲當大任須是篤實尋常警歎無非警責至於啓足之日誦易箴之言曰六十非夭得正而歸何戚之有但生無益死無聞可憾也已屬纊之日舉措雍容生平保養可驗公先娶著作裴淑綺女生一男曰成一後娶星山李奇男女生一男曰止一無後先卒成一娶生員張响

女生男尚幼是年九月二十八日庚寅葬于府東上林驛北良坐坤向之原通訓大夫前禮安縣監高應陟謹誌

墓碣銘 并序

喚醒齋朴公善山府海平縣之佳士也剛毅簡直不修邊幅侃侃乎其性也清苦刻勵不事塵白皎皎乎其心也棄末藝而向學其遷善也勇導先訓而作的其立志也正聞時變慷慨而隕淚忠義之激也見人窮哀矜而垂恤仁恕之推也振發精神奮勵志慮而寢食汲汲者志有在

而發憤也絕去粉華甘守淡泊而燕處申申者心無求而安分也公之資稟固異凡人而其薰陶成就者實由家庭公逸士龍巖先生之仲子也龍巖諱雲舉進士隱不仕以孝行 旌問學問精澂多所著述有擊蒙編紫陽心學至論三侯傳景行錄衛生方等書公手寫遺編玩索不釋又搜閱經傳樂而忘倦以聖賢之言爲可法以師友之論爲可信持身謹嚴處事精密治家恩威并行居喪情文兼舉奉先以誠接人以禮好善而若出乎已疾惡而不留於心從遊者莫

不愛且敬鄉先生金文菴崔松亭亦皆推祗公
常語子昂曰學者必以生腰坐爲先又以主一
爲本特書敬字于案上及坐隅以寓目而警心
平居整衣冠斂形體凡俚俗之言庸雜之事一
切不爲堅貞篤實如此嘗觀公之爲詩與其爲
訓者吟咏則主警發而不拘俗格其教訓則務
踐行而期合古人於此可見志向之正而所造
所得夫豈淺淺哉晚年闢一室爲藏修地扁以
喚醒几案間無一長物書史滿架與子昂討論
不輟又書古昔格言于左右以自省潛居靜養

升餘年至於啓足之日誦易筮員之言曰六十非
夭得正而歸又何憾焉但生無益死無聞是可
愧也言訖怡然而逝乃萬曆辛卯五月十九日
也公生于嘉靖己丑至是享年六十三同年
九月二十八日葬于上林驛北艮坐坤向之原
從先壙也龍巖之歿道學宗師退溪李先生嘗
撰碣文而詳其世系及公之歿高斯文應陟誌
其壙中而詳其世系故今不敢更及公諱演字
濟仲自號喚醒先娶著作裴淑綺女生一男曰
成一有子而幼後娶星山李奇男女生一男曰

止一先卒無後成一豎碣于墓具公之志行而
來請銘誨自知駑劣不足以究闡幽微信示久
遠而畫蛇拙手恐不能形容之逼真顧念喚醒
與誨素分甚厚令嗣之求文又切強拒爲難謹
銘以副銘曰

嵩善一府素多儒宗近有佳士曰喚醒翁明敏
其資端雅其形親侍龍巖恭趨鯉庭有訓有範
勿怠勿廢循蹈貴本植立重內顧諱帝衷杜私
去蔽祇若聖謨心潛志銳惟學惟行乃家舊業
提綱挈領紹彼前烈清直而溫夷易而方厥德

夕棹厥美彌光蕭灑一室靜對圖書講論怡愉
垂卅年餘克承于家獨尼于邦頤養丘園快活
心腔喚醒在世鄉黨共推喚醒之逝余懷之悲
一片斷壙三尺短碑後人考德視此鐫詞通德
卽司憲府掌令吉誨謹誌

題喚醒堂仲父古詩謄卷後

喚醒堂仲父自號也承庭訓薰羣賢杜門靜居
節操清苦平日所尚皆古人嘉言善行無他想
矣玩咏前賢發於性情之正者以爲哀境撥愁
之具屬余書之辭不敢謹拈古賢詩章以馮之

豈書畫云聊以慰仲父養性之一助則幸矣晦菴詩曰玩此消永晝冷然滌塵襟俯仰無所爲聊復得此心嗚呼仲父其有得喚醒於斯乎丙戌月日從子遂一書

祭文

維萬曆十九年歲次辛卯六月甲午朔十五日戊申從子遂一謹以清酌庶羞敬祭于仲父喚醒處士之靈嗚呼杜門潛德三十年于茲一室韜晦鍊形氣而自貞滿壁圖書尚前修而爲期嘉言善行未嘗絕於口而守之有道孝悌忠信

拳拳服於膺而養之有素怠慢之氣不設於人所不見矜持之念猶勤於已所獨知聞一善如已出不覺羸膝之拜屈見一惡如已病痛切苾刺之在肥慷慨時事空拳獨奮於白首蒼蒼感激忠義清淚潛墮於明月依依樂易曾次賢愚咸歎其愷悌不修邊幅遠近皆服其仁慈立心之高制行之謹求之古人尚無愧焉則又何必區區誦千編而藻文詞然後謂之可也嗚呼稟得英邁之姿奉訓不出於庭闈培養根本既得深厚晚就師友之相資宜乎德器之成就信乎

鄉邦之所推嗚呼昔吾門岌岌乎莫保非明斷
處事之得宜其孰爲之扶持遂一幼而孤無所
托非義方之指教其何免於羣廝撫我鞠我實
無間於已出而不肖無狀未能盡溫清之互愧
負平生弛懷何時幸於丘園之餘日共一堂之
怡怡細論心事遣萬憂於逍遙高談仁義戒先
業之莫墜肝膽相照無一毫之互疑終始不替
擬百年之莫違那知一夕之二豎永結終天之
傷悲閭閻之色侃侃之行不可得以復見難平
之事有質之懷奚所咨而開夷哭不可以通其

意言何足以盡其思形與影而相吊行踽踽而
誰依一奠一哭裂肝摧脾有知者存靈其尚饗

又

生員盧景位謹以鷄酒之奠敬祭于故處士朴
公之靈嗚呼哀哉資惟介直德備端詳生丁濁
俗不淄剛方善如已出惡猶掇湯奉持先訓孝
義彰章歿家保族敬愛鄉閭志在幽閒社門端
居日夕吟哦蒲壁圖書蕭然一室頤神養精子
姪賢佳朝暮趨庭怡愉湛樂子父弟兄庶享遐
福永執餘齡如何一疾醫窮技殫宗黨奔號鄉

隣惜嘆顧惟賤昧早蒙獎愛世有分義益敦心
契每接餘論激勵頽弊今歲之春余過尊門力
疾見待辭意繾綣那知此別是爲永訣疾不啓
手窆未臨穴愧負幽明慟裂增劇環顏雅質宛
在心目來薦菲薄庶幾顧格

又

張孝元惕元等謹以酒果之奠敬祭于喚醒堂
處士朴公之靈惟公稟質不凡受氣絕俗早棄
末藝晚好吾學聞善則行見賢則樂豈惟天性
敏有先則不愆不忘而作而述蒙余二人婚姻

有托遠方來往亦云其悅雖愧師友庶幾極溺
不落坑塹君子之德壽未克上云胡永隔自此
無聞誰我速奪清新之德慷慨之說疊疊娟娟
森在眼目卽今茫昧一杯奠哭

輓詞

張顯光

早承庭訓耳洋洋晚歲羹牆篤不忘悅士賢良
蘭在室嫉人邪惡背容忒或談今古蓮堂靜時
話桑麻夏日長無似最蒙心許可臨輓可耐淚
千行

慷慨偏傷末俗漓每稱先輩涕交頤九原應樂

從遊早吾雖悲子子不悲

昔我龐巖鳴文獻公在鯉庭聞說熟晚年操履
最可稱老師宿儒宜讓德衛生方中對皇考擊
蒙編上傳心法令胤賢姪送左右壁額床卷恒
整飭睦姍任恤根孝友家法人傳古里朴蓮堂
主人吾純伯龍巖嫡孫公之姪學術行義儘繼
述莫非賴公能啓迪公歸地下報龍巖餘慶世
世應有發顧余愚庸荷濛愛餘論每被賜振拔
如今無復承清誨聊憑荒辭哀暫洩

又

高應陟

喚醒堂前孰喚醒明鏡軒中鏡復明借使禿盡
中山免難書多少馬鬣情

又

吉誨

善人今不祿之子溘全歸易箚應求正空衣肯
襲非存亾長已隔言面漠難希天稟元超輩家
聲克嗣微趨庭曾受訓遯世早忘機處約潛茅
屋居閑掩竹扉襟期要淡泊志慮剔非違器合
具簪紱身胡老布章病松霜自保瘦鶴竹堪依
鑠景疑長夏陰精犯少微輕漚頃刻汎微露片
時踰斷壘揮誰巧絙朱聽正稀青山殘月上丹

旄小風飛執紼情終負傾河淚獨揮

又

從子遂一

簡清氣宇冰霜冷剛直貞操松柏寒曾次恭然
無內外笑言怡悅倒心肝出恭入孝終無忒疾
惡從賢自不寬清淚未收忠烈史壯懷空奮世
途難早承庭訓身何愧晚養林泉名不刊永擬
仁人能得壽那知霜菊竟摧殘九原應奉先人
面莫報孤兒髮已斑

又

家聲世德從賢儒紳玉樹芝蘭奕葉香黃卷向來

貽後代青氈今不愧先人幽居見說龍巖舊林
下還聞鳳穴新養拙柴衡存至樂無營塵土和
天真門闌孝友稱庭訓鄉黨師宗識里仁接物
開誠多樂易剛腸疾惡見精神愁眉幾向憂時
感孝思偏於祀寘主靜工夫心學做篤誠論
議擊蒙遵沉冥只有嘉貞趣高尚曾無際會辰
老去光陰嗟易過邇來灾疾苦相因少微星隕
驚遺老喚醒堂空哭舊賓易箒一言斯得正晨
歌數曲更悲辛踈慵早忝葭蓂分厚義非因姻
姪親遠計摧心天莫問餘生無托淚沾巾泉臺

渺渺儀刑遠閭井
出處善誘溷賴有克家賢幹
蠱振振餘慶豈無申

又

金光燁

一夜霜風殞玉芝
鄉閭共惜失宗師
世間何處論親舊
天道胡為不憇遺
對鏡隻鸞悲獨舞
在陰雖鶴怨無依
行人尚式門前路
村巷淒涼異昔時

吳聖堂遺稿卷之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